

從新的中國文學教科書談到中國文學科的教學

——「中國文學科教科書座談會」綜述

記錄整理

施淑娟 寶血女子中學
余凱旋 佛教大雄中學

(一)引言

一九八六年教育署頒佈香港「中學中國文學科課程綱要」和「中國文學科課程編纂指引」，按計劃新的中國文學科課程，將於今年九月在全港各中學推行。過去幾年，本港的多家出版社根據「綱要」和「指引」，組織了大量人力物力，投入編寫中國文學新教科書的工作。至今年春，有十三家出版社先後推出十三套供今年九月新學年用的文學教科書，而各位任教中國文學科的老師都面臨着選擇用書的問題。雖然，新文學課程幾年前頒佈時，曾廣泛徵詢過各方面的意見，但面對着即將應用，印刷精美的新課本，組織有關人士聚首一堂比較新舊課程的異同，聽聽課程設計者、編寫者、出版者談談他們的經驗心得，老師談談他們教學的甘苦，對新課程作全面的考察，還是有意義的。尤其本刊的宗旨是面向香港，面向中小學語文教學，有責任去組織這一類的活動，就在這個背景下，本刊組織了這一次的「中國文學教科書座談會」。

座談會於四月二十八日舉行，出席者逾百人，包括各教科書的編撰者、出版社代表、大學講師、中學教師、教育學院講師等，教育署和考試局有關人士則以個人身份出席了會議。座談會大致上圍繞着這樣的大綱作討論：

1. 根據教育署一九八六年頒佈的《中學中國文學科課程綱要》和《中國文學科課程編纂指引》，從編寫者的實際經驗和已編成的課本來看，是否比舊課程更能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學的認識，提高他們理解、分析、欣賞文學作品的的能力？
2. 從課程設計者、編寫者、教授者的角度討論「中國文學科」中範文和文學常識的配合問題。
3. 教科書各專項寫法的心得：

(1)作者	(5)問題討論
(2)解題	(6)文學常識
(3)注釋	(7)應用練習
(4)分析與欣賞	(8)插圖

特 稿

座談會由中文大學中文系楊鍾基先生任主席，會上發言者衆，主要有：

鄧仕樑（大學講師）	張雙慶（大學講師）
陳勝長（大學講師）	許志榮（中學教師）
周漢光（教育學院講師）	葉世堅（中學教師）
陳鴻彬（編者）	鮑觀海（中學教師）
張卓堯（編者）	周文海（編輯）
任美霞（編輯）	鍾美儀（中學教師）
梁巨鴻（大學教師）	周永賢（中學教師）
王晉光（大學講師）	

這篇報告，根據會上發言者的意見隱括而成，因為只記內容要點，故不逐段指明發言者，文責由整理者負。

（二）文學科的教育目標與中學生修讀的心態

中國文學科的教學目標在「中學中國文學科課程綱要」中是這樣說的：培養學生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的興趣，提高理解、分析、欣賞的能力，使學生能對適合的作品作出簡單的評論；通過學習，獲得文學常識、增進中國文化的知識，以收陶冶性情、美化人格之效。座談會的與會者也重申，在付諸教學實踐之前，教者、學者都應該清楚了解到修讀中國文學科的目的。為什麼要讀「中國文學」呢？自從七十年代初文學、語文分科後，文學科的發展受了很大的局限，某些學校以人手不足等理由不開辦文學科，文學科成了成績欠佳的學生，湊足五科會考科目的閑科，而本科的範圍廣，既有範文，又有文學史，以一周三四節課的時間看，只會使教師、學生疲於奔命，學生又如何能有修讀的興趣呢？在功利的社會風氣下，難怪能力高的學生都捨文學而就數理化及英語。但是，不正常的教育制度下塑造出來的「成功」人物不讀中國文學科並不能因此說明此科沒有存在的價值。就我們所知，文學修養教育在英美等國家中都是必需的，從藝術欣賞、人格陶冶、感情寄托等方面看，文學對人生是不可缺乏的。換句話來說，文學教育的目的在於人生的修養，脫離「欣賞」、「陶冶」的文學教育，只為考試而死背默記「資料」、「知識」，並不可取。

從這樣的角度看，舊課程以文學史配合範文，新課程則以文學常識配合範文，後者是一個新嘗試，對初涉獵到中國文學幾千年豐富遺產的中學生、對教科書編者、對中學教師，新安排顯然較為方便。但是，在落實到教育工作和教科書的編寫上，如何分別「文學史知識」和「文學常識」呢？簡單地說，「文學常識」屬欣賞範圍，「文學史知識」則多數是資料性的。例如，如果讀過文學中的戲劇作品，平日看電視劇卻不懂鑒賞批評。這樣的文學教育可以說是失敗。

從課程設計上看，新課程仍存在着不少缺點，舉例來說，「中學中國文學科課程



綱要」中列明：「文學常識只作重點學習，並不要求學生對文學史有全面而深入的認識……學生修畢整個課程，把研讀作品所得，結合文學常識，融會貫通，對於中國古今文學演變大勢，當有概括的認識。」對此，編者、教師、學生都會感到十分為難：既是「重點學習」，如何能收「融會貫通」之效？「點」與「線」有別，只有「線」才能「通」。此外，何謂「概括的認識」呢？標準也欠明確。另一方面，會考設計試題時，必須抱着與課程教育目標一致的態度。否則如與會的編者和中學教師所說的，為了增加學生的興趣，各方面皆要求在現基礎上盡可能淺化本科的課程，然而考試當局則愈來愈鑽牛角尖，試題愈出愈深。使教師、學生對文學科都懷着恐懼感，修讀人數愈來愈少。

回到本節之首所說的，文學科在目前中學教育上的地位是很低微的，每年大約只有五分之一學生自願或非自願的修讀中國文學科（不少中學不開設文學科），本科每星期上課三至四節，比其他科目少。我們經常又忘記這樣的一個事實，中學文學科對於中四、五學生來說，是「一年級」的課程，假如內容資料太多太繁，非但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，反而會帶來不良影響。

(三)課程範文

毋容置疑，在課程設計上，新的比舊的有很大的改善，例如，舊課程分甲部：中國文學發展簡史及中國文學基本知識，乙部：(一)詩詞選，(二)文選，(三)小說戲曲選。甲部學生必修，乙部則任選兩組。這種設計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分組選修本來是在學生掌握到基礎知識後才拖行的，現在在基礎教學時就實行分組選讀，並不合理。新課程首先改變這種設計。這是一個進步。其二，從所選的範文來看，大體上說，也比舊課程更適合中學階段學習。當然這並不是說新課程所選的課文很好，其實新課程中所選的文章，還有值得提出來商榷的。

如上所說，文學科的教育目標在於美化人生、陶冶性情。然而，課程設計者制定目標與他們所選的「範文」，並不能吻合。例如，舊「中國語文科」選《戰國策·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》一段，新文學科課程則節選《戰國策·蘇秦約縱》一段為「範文」，二者皆值得斟酌。以後者論，由「說秦王書十上」至「蓋可以忽乎哉」止，這一「節錄」不完整，不能獨立成文。其二，蘇秦是戰國時代的為求顯貴，違背良知的投機分子，他的所作所為，急功近利，並不值得當作模範教授給中學生。其三，「中學中國文學科課程綱要」旨在「各朝代的重要文體中，所謂『一代之文學』，選出重要的作品」，在這裏，要介紹先秦敘事散文，以這一段作為「重要」文體中的「重要」作品，並不妥當。

再以我們熟悉的《莊子》為例，選《秋水·知魚之樂》(由「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」起至「我知之濠上也」止)，雖然短小精簡，但此文的寫作風格一點也不能體現出《莊子》的文風。至於選《與宋元思書》也有同樣的問題，古代文體的「書」即現代人的「書信」，但新課程節取此「書」，無頭無尾，沒有書信的格式，對學生來說並無好處。現代文學課文部分，選聞一多、鄭愁予的作品作為新詩的代表，我們沒有意見；但現代散文選取豐子愷的《漸》和楊朔的《荔枝蜜》，即使有人認為已比舊課程的為好，但不無可作進一步的討論之處。

就新舊課程比較而言，同一作家，新舊課程選用不同的文章，標準為何？如果沒有十分必要，不應作這樣的改動。因為這樣的改動，會給教師、編者都帶來了新的工作，增加工作量。

再就目前已出版的新課程教科書，十三套洋洋大觀，可謂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，各有各的「特色」。這些新教科書，仍有些問題值得在此提出來討論。

中國文學的教科書起碼應區別「散文」與「韻文」這兩種概念，課程中所選的範文，如果屬於「韻文」，必涉及「押韻」問題。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因用古音押韻的關係，對於中學生來說，不容易弄明白。而事實上，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教科書，也沒有一本處理得好的。其實既選了詩歌就不能因押韻問題複雜而避去不提，否則將達

不到教學效果。當然，如因為問題的確過於複雜，則選材時應有所考慮，責任倒不全在編者身上。例如所選《碩鼠》一詩，有一本教科書指出押平聲韻，同時又注明「莫我肯勞」的「勞」唸「路」，這當然是對的。但「路」肯定不是平聲，課文中卻不加說明，結果只會令學生混淆不清。至於選樂府民歌《東門行》，所有教科書在此均不涉及樂府詩的押韻問題。事實上，樂府民歌押韻問題對於中學生來說的確太複雜。但是為何一定要選樂府給中學生讀呢？《古詩十九首》不是比樂府更合適嗎？

(四)文學常識與範文的關係

對於文學常識與範文的關係，與會者意見甚為分歧。有一種意見認為，從作品去了解文學發展，是很好的一個取向，在講解作品時輔以文學常識，可以避免學生死背默記文學史資料。也有與會者認為，新課程所選的三十五篇「範文」，並不能貫穿起「中國文學發展史」，例如，範文不選《論語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左傳》，但在介紹先秦散文時，又必須介紹它們的寫作特色。這樣一來，範文與文學常識的關係時時脫節，掛不上鉤。第三種看法認為中國文學的「格局」事實上有「史」的影子，我們不能脫離事實。尤其是既強調學生要懂得文學「風格」，例如秦觀詞的風格特色，如果缺乏「史」方面的比較，實難對此有明確的了解。所以，即使課程不要求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講授中國文學科，但編者、教師在處理文學常識與範文的關係時，應該將文學史與範文串聯起來。

當然，文學常識和文學史常識並不相同。事實上，很多編寫者在編寫過程中，碰到不少這樣的困難。例如：小說的特點如作為文學史常識，在講授明清小說時，必已涉及到。但作為文學常識的小說的定義，要到現代文學部分才加以說明，這種次序上的安排該如何去處理呢？

就課程安排上看，新課程仍有不少值得商討之處。總的來說，「文學常識學習重點」均從大處着眼，但有時為了與範文配合，出現一些令人費解的要求，例如為配合陶潛的《移居》一詩，就有教授「田園詩的特色」的要求，那麼其他的山水詩、邊塞詩，為甚麼又不必介紹呢？取舍的標準在哪裏？

(五)課程的深淺

課程深淺的討論，總的來說，與會者傾向於主張淺化。一般認為，既然香港中學生的語文程度不高，淺化課程以遷就學生程度是有必要的。就文學科來說，在中學→預科→大學這個過程中，中四、五屬初級層次，課程不應求深求全。目前的情況，修讀文學科的學生只有修讀中國語文科的學生的五分之一，人數太少。如果我們希望更多學生選修，就要淺化課程。

課程淺化包括多方面的互相配合：課程設計方面、編寫者、考試當局，若非如

此，一味要求課程淺淺淺，試題則愈出愈偏，編寫者為競爭市場也求全求深，兩者乖離，終難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。

也有與會者認為課程「淺化」並不是最好的做法，「簡化」課程才能治本治根又有長遠的發展。對於有幾千年悠久歷史，遺產豐富的中國文學，課程愈來愈淺，最終可能會脫離本質。較為理想的做法是簡化課程。這可以從考試方面開始。舉個例子，目前文學科會考試卷假如出七題選答六題，是否可改為出十七題選答六題，這樣，考生選擇多了，可根據他們真正懂的去作答，而不是光求表面的「全面」。

(六)課程與考試的關係

不能不承認，如所有科目一樣，文學科的教學也被會考牽引着。課程教學與考試的主客關係，已被顛倒過來。

作為教師，經常面對着這樣的一個困境：文學科課程設計的目的有三個層次：(一)認識中國文學；(二)培養欣賞能力；(三)陶冶性情。顯然，欣賞作品、陶冶性情是文學科的較高層次的目標，根據經驗，學生修讀文學，喜歡欣賞課文多於死背默記資料，然而目前考試着眼的卻是最低層次的一部分——資料的記誦。

另一方面，為了方便學生準備會考，新課本有明顯的「天書化」趨向，分類列點仔細清楚，方便學生應付考試。每篇文章都包括「解題」、「作者簡介」、「內容主旨」、「分析欣賞」、「寫作特色」、「修辭」、「風格」……，有時陷於空談，例如「風格」一項，經常出現「善用比喻」之類的寫法，試問所選範文有哪位作者不善用比喻等修辭手法。因此所謂的「風格特色」多是「大雜燴」，反而沒有「風格」了。

與會者多強調，「天書化」的趨勢，是不健康的，會導致「文學科」變質，使以欣賞為目的的「文學科」變成味同嚼蠟的資料。例如把範文的詩、詞譯成語體文，其目的當然是藉以幫助學生透徹地理解「課文」，但是，這種做法在「中國語文科」中可行，在「文學科」中則應該避免。因為這樣做，非但不能幫助學生欣賞課文，反而會阻礙甚至破壞學生的想像能力和對美的欣賞。「天書化」的傾向顯示以考試為主導的畸形教育制度，也反映着教科書市場競爭的劇烈。

(七)編寫者的責任

就已出版的十三種新教科書來說，編排和印刷，都極盡精美（很多課文均雙色印刷、有彩色粉紙插圖）。從出版商角度看，着重裝璜以增加市場的競爭力，這當然無可厚非。但對教科書的基本要求在於資料準確無誤，提供學生必需的參考資料，編寫、印刷漂亮當然很好，但不能本末倒置。舉一些錯誤的例子如下：

其一、《鴻門會》一文，「沛公」在文中是主角之一，然而「沛公」的「沛」字，

就我們翻閱過的多本教科書，只有一本所印的是正字，這個「沛」字，從水從市，不從「市」。

其二，課文「注釋」、「分析」部分文句。雜有粵語方言，例如「抑或」、「說話」、「橋段」……。作為課文，應力求雅正，避免混用方言。

編寫者遇到的難題之一是範文的版本。教育署課程設計小組因人力物力所限，在選定範文後，未能提供足夠的編寫參考資料，例如理想的版本。各出版社分頭編撰教科書，結果版本不同，文字有出入。舉《武松打虎》一文為例，隨手翻閱，發現四本新出版的教科書中，其中「使得口裏兀自氣喘」一句，有三種不同的說法，顯然彼此所據不同。各學校所據的課本不同，日後學生參加考試時必然會碰到一些因不同版本而引起的問題。

此外，某些教科書的編寫受國內某些參考資料的影響太大，一些觀點，明顯襲用國內的資料，如某些古代的事物，動輒加上「封建」這一類的形容詞。介紹現代作家時，遇上1966-76年的文化大革命，照抄「十年動亂」這一類國內用的詞彙，其實以香港九十年代的中學生，如何能了解「十年動亂」是怎樣一回事呢？另一個極端是，談聞一多的生平不談他在西南聯大教書以至遭暗殺的事實，談新詩中的自由詩全不提及郭沫若，都是不全面的。香港人以往少談政治，隨着九七日近，對這方面或者需要有一定的醒覺了。

(八)小結

就整個討論來說，部分編者認為「中國文學科課程編纂指引」不明確，他們往往要再三琢磨，才能摸清「指引」的意思。此外，課程與考試之間不協調，教育取向偏重考試，以考試為主導，使編者、教師和學生在面對這門課時遇到不少的困難；而文學常識和範文的關係，在「文學科」既定的教育目標下，也難以取得均衡。與會者希望考試制度有所改善，使學生在學習中國文學時有更大的收獲。

此外，香港在九一年會採用新的中國語文課程，而預科統一後，即將推出新的「高級補充會考」的「中國語言和文化」課程，這些，對香港的語文教育發展將有重大的影響，我們都會密切注視，並希望有機會和各位老師及有關人士就這些問題廣泛交流意見。